

定祖大王 臨終時的 病床日誌에 對한 考察

金 丙 祖 · 金 裕 成

I. 緒 論

本 研究는 朝鮮王朝 歷代 임금의 臨終時 病床記錄을 整理하는 作業의 一環으로, 作成되었다. 그러므로, 本研究는 하나의 資料發掘이라는 性格을 벗어나지 못한다. 따라서 이것을 통한 어떤 疾病治療의 學理的인 妥當性이나 醫療技術上的 得失을 考察하는 것은 本研究의 範圍가 아니다.

다만 過去의 記錄을 整理하여 당시의 醫療水準을 가늠하고 나아가 여기에서 現在的인 어떤 有意性을 찾을 수 있도록 整理된 資料를 提示하자는 데에 그 目的이 있을 따름이다.

II. 日 誌

◇ 家族事項

本人 : 1752 - 1800
王妃 : 孝懿王后 69歲에 卒
後官 : 朴氏外 1名
子女 : 王子2, 公主2

◇ 病床日誌<正祖實錄>

* 正祖24회(1800)六月 己丑

上自是月旬前有癰候 連進傳貼之劑 久未奏效 召見內醫院提調徐龍輔問候. 上曰, “夜來寢睡全未穩着 而前傳藥處今既膿潰矣” 命招入醫官 白成一 鄭允僑等 診察傳藥處. 教曰, “與昨日何如” 允僑曰, “毒氣比昨尤減矣” 上曰, “當傳何藥”

允僑曰, “根則無之而膿汁尙未盡出 荔枝膏 最合於吸出矣” 上曰, “潰處稍小 更爲針破何如” 允僑曰, “既已膿破 不必更受針矣” 上曰, “背部又有似癰處 今幾數十日 且是衣服當着處 故頗有麻毒矣” 仍命允僑等診察. 教曰, “當傳何藥而分野則果緊處乎” 允僑曰, “分野既歇 且是無毒 而核則有之 似當成膿矣” 成一曰, “熊膽膏似合傳貼矣” 上曰, “熊膽膏 亦似無效矣” 允僑曰, “水桃黃爲消毒之劑矣” 上曰, “多有頭痛之時 背部亦多上氣 此皆專由於膈火矣” 製入加減逍遙散 瀝內醫院提調徐龍輔.

* 同六月 丙寅

都提調李時秀曰, “聞醫官言 則頭部背部又有似癰之症 下情萬萬焦悶矣” 上曰, “頭部不大段 而背部則欲成膿 且有上氣薰熱之症矣” 時秀曰, “聖候全是暑症 雖不得不進涼劑 而逍遙散 白虎湯 皆有過涼之慮 下情不勝悶迫矣” 上曰, “此是當劑 故不得不連進矣 雖在調攝之中 就寢時未嘗脫綱巾 故今亦裝束召接 而酬應則甚難矣” 命醫官白成一 鄭允僑診察. 上曰, “背部當傳何劑乎” 成一曰, “杏仁膏 加入大黃 天花粉傳貼 似好矣” 上曰, “藥力似太弱矣” 允僑曰, “此亦可消毒 而太峻之劑 亦難遽議矣” 上曰, “根則無之乎” 成一曰, “幾盡成膿 而根則無之 膈火若降 則此症 亦自快復矣” 命製入杏仁膏 進白虎湯二貼

* 同六月 丁卯

召見藥院諸臣 左議政沈煥之等問候. 上曰, “予始服逍遙散 日再進御 不知爲幾貼 而此等事 亦難於酬應 只有自內煎 用朝紙所頒 則不

過再昨之二貼矣 逍遙本是涼劑 而又添入芩連之屬則亦非不及於石膏 而昨日白虎議定 或意有沃焦之功矣 纔飲便有熱候上升之症 始自有背遍及一身 即服寒冷之物 始似少降 而今朝則比昨 亦似稍勝矣” 命醫官鄭允僑 診審背部癰候。上曰，“大體則膿少血多 似是血分之熱盛而然矣 繼進何藥爲當劑乎” 都提調李時秀曰，“諸醫官 皆以爲昨多熱候 似由於藥力之發散更進白虎湯爲好云” 上曰，“然則一貼更爲煎入大抵 專由於膈間熱火之宿證 而近來尤盛 不能疏以達之 而熱也” 進四順清涼飲二貼 及今連茶調進牛黃膏五丸 內醫院再啓請診 賜批不許以李乘鼎爲內醫院提調。

* 同六月 戊辰

命製入加減逍遙散三貼 煎入今連茶一貼

* 同六月 己巳

藥院請診 不許

* 同六月 庚午

召見藥院諸臣

* 同六月 辛未

召見藥院諸臣 命加減逍遙散停止 製入乳粉托裏散一貼 三仁田螺膏 及木麥飯

* 同六月 壬申

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等問候。上曰，“浮高牽痛 則一樣昨苦 而證候則寒熱之外 神氣有時昏沈 不辯夢覺矣” 命康命吉 柳光翼 玄必采 朴炗 診候。命吉曰，“脈候度數則均 而亦無不足之候 雖似浮洪 而亦無腫熱之著見者矣” 光翼曰，“左右脈三部 俱爲均適 而臣則前此診候稍久 左邊肝脈比前日 似稍大矣” 必采曰，“脈候似稍大 而左右三部均適矣” 曰，“左脈則調均 右脈則乍有沈數之候 而熱意則不至大段矣” 上曰，“熱候則渠輩之言 似然 監寒熱交攻之時 只聞膈間之氣升而然 故熱迅則似稍減矣”

命吉曰，“寒熱之候 非以腫毒之上攻而然 臣等全昧腫候 而脈度亦不知其爲數矣 腫醫金有濟曰 以他醫所傳聞之 則腫候即是根 腫必先消根 然後可以止痛臣意則川烏黃柏赤小豆 等分和酒傳貼 則可責消毒之效矣” 時秀曰，“俄聞醫官所傳 則本麥飲之傳貼 今日內不過之次云 此本平順之劑 如此而豈易奏效乎” 李乘鼎曰，“傳貼之藥 必須數數換傳 然後始有其效矣” 上曰，“田螺膏傳貼後 根處似有動靜 稍久傳貼然後藥力可有透入之效矣” 時秀曰，“癰處診視然後可議繼傳之方 而醫官等 皆未得診察云 使之頻頻診察如何” 上曰，“夕間當令診察矣” 時秀曰，“聖候如此 而臣等尚未及診視癰處 下情尤益焦鬱矣” 上曰，“小休後 當使卿等診視矣” 命製入乳粉托裏散三貼 木麥飯 煎入牛旁子甘草

* 同六月 癸酉

李時秀問候。上曰，“牽疼則似少勝矣” 徐有隣曰，“已進御水刺乎” 上曰，“刺豈能進御乎 僅進飲米飲小許矣” 李乘鼎曰，“胖膏之封入者 亦爲進御乎” 上曰，“以今口味 亦何以進御乎” 有隣曰，“今則聖候快有差復之效 水刺與胖膏之屬 連爲進御 則其效似尤速矣” 時秀曰，“靜攝中 稍久起坐 似難 醫官輩使之診視何如” 上曰，“令皮載吉 與方外醫官 金漢柱 白東圭 同入診視” 載吉等 診察。上曰，“糯米飯傳貼後 膿出頗多 今則膿意方至何境耶” 漢柱曰，“今則可謂爛膿矣” 東圭曰，“膿出雖多 而尚未爛膿矣” 命煎入竹葉茶清心一九 製入貝母膏 又命製入香薷調中湯一貼 香橘飲一貼

* 同六月 甲戌

李時秀曰，“夜間癰膿之流出 一向順利乎” 上曰，“膿出處外 左右牽直 處處浮高 下至脊骨 上及髮際 而其大或如硯滴矣” 時秀曰，“聖候之尚今瀰留 臣等之罪 廣求方外之醫 未得真箇術業之精明者 而議論不一 徒有作舍道傍之歎 今雖更求 難保其有勝於此 湯劑則令康命吉

柳光翼議定 而玄必采李惟鑑 李敬培朴詮癩參助 癩候則只令白成一皮載吉診視 而白成一之子 亦頗了了云 使參助恐好矣”上曰，“今則方外醫官待令者 幾人”時秀曰，“金漢柱 白東圭 皆待闕外 而鄭允僑亦在闕外矣 其中金漢柱 最爲老實相貌亦好 而白東圭 其言隨時變化 不可取信矣”上曰，“雖曰膿出 終未覺其顯有減勢 爲日已久 元氣漸憊 方外雜流 更不可多數聚入 而卿等須博求有術業者 必令今日內 即臻差復之效也”召見藥院諸臣 時秀曰，“午後則熱候之升降 果若何”上曰，“今亦方有熱候矣”時秀曰，“俄聞康命吉所言 則瓊玉膏進御爲好云 此藥雖入蔘料 異於溫劑 似無所妨矣”上曰，“自初熱症 似崇於六和湯五分之蔘劑 今可更進此等藥乎”時秀曰，“俄因卞姓醫入之言 兔皮已爲待令 壯營將官 沈鎮所謂烟薰法 亦已試見效云 而今番治癩 皆用經法 膿出根消 漸有其效 則此等雜藥 恐不可輕試矣”上曰，“兩方之有所益 果如所聞云耶”允大曰，“兔皮則申鳳朝見效 烟薰則徐鼎修亦果得驗云矣”時秀曰，“見今聖候 異於他症 況當劇熱溫藥之傳貼 膿汁之流下 豈不苦悶 而大抵腫候 不可以時日責效 完合太速 則反或有害 伏望寬緩聖心 勿以一時之苦悶爲難焉”命製入糯米飯田蠶膏

* 同六月 乙亥

李時秀曰，“夜來熱候如何”上曰，“夜氣甚熱 尤不能堪矣”時秀曰，“寢睡則何如”上曰，“如昨夜之苦熱 何能着睡 而比再昨 則可謂少勝耶 試欲起坐 召接卿等而此亦不可強矣”時秀曰，“膿汁之順利 亦何如”上曰，“自昨午以後 膿出稍少矣 今則亦不可只使皮載吉一人診察 諸醫中 誰稍勝乎”時秀曰，“金漢柱 白東圭 二人 使之同爲診察爲好矣”命進沈鎮所製烟薰方 聖傳膏 其方用鏡面朱砂 聖傳膏用巴豆等藥 諸臣言不可輕試 至是 諸藥罔效 上欲一試烟薰 遂至進用 李時秀等問候 上曰，“傍腫之小者 尤爲牽痛矣”時秀曰，“傍腫雖小 而毒氣尤多 故痛勢或有甚者矣”上曰，“腫醫更有

入聞者乎”時秀曰，“全州黃姓醫人 精於術業 而多有神效者 聞台懋與之相親云 故臣等書問 後使之上京 數日間 似當人來云矣”上曰，“纔乍入睡矣 熱氣又升矣”時秀曰，“聞醫官言 則熱候升降 每在就寢之後云 今亦如此乎”命製入聖傳膏 烟薰方

* 同六月 丙子

上曰，“沈鎮 鄭允僑 使之入來 夜深後 暫爲入睡 而方寢之中 膿血自流 透濕裏衫 達干枕席 俄頃之間 所流出者 幾過數升 未知瘡處之如何 故召見卿等矣”諸臣診察 奏曰，“膿血之流出如此 可知根核之已盡融解 臣等之歎欣慶 幸 有不可言 今後則調補之方 尤不可不加以意 鮒魚膏 當自本院封進矣 寢睡亦比前安穩乎”上曰，“比前夜則少勝矣”李時秀曰，“肩胛上傍腫之牽痛處 今果何如”上曰，“此則不知矣”時秀曰，“膿血出之後 口味亦必頓勝矣 今則聖候既有差勝之勢 自當不日平復 而此時調攝 尤不可不慎 最是生冷之進御 風寒之觸冒 所當深戒 而聖豆之過用 尤有妨於似此癩候 伏乞益加留意 凡事必須以寬心爲務焉”上曰，“觸風固所當戒 而今此房戶之堅閉 反爲太鬱矣”召見藥院諸臣 上曰，“運動則稍勝 肩胛浮高處稍低 而小小傍腫合成一團 有如覆瓢 不無牽引之證 膿血多出之後 中氣必似虛憊 而不食自飽 全無思食之念 亦可怪也”李時秀曰，“熱氣尚在乎”上曰，“熱氣轉不可堪 此則別證矣”時秀曰，“雖是兩證 而腫候亦由於熱 腫候既差復 則熱氣亦當漸降矣”上曰，“膿既多出 而猶有帝引之證 何也”鎮曰，“膿血之已出者既多 而所餘者 只是若干查滓 自當次次繼生 腫候雖已向差 餘氣豈可即至盡祛乎”時秀曰，“今審所出之膿血 雖以元氣強壯之人 失血如此 有難抵當 而仰承聖候 不以爲難 且藥力雖猛 元氣若不實 則安能如是抽出乎”上曰，“今側治熱之劑 不可不留意 醫官之議藥者 誰也”時秀曰，“只是 柳光翼 玄必采 李惟鑑 諸人矣”上曰，“湯劑議定之時 全無醫官之曉解藥理者”時秀曰，

“臣謹當訪求矣”上曰，“今則食補爲急 而非滯非鬱 自不思食 予以爲都是火矣 卿者昨亦欲用生脈散 而許多涼藥之中 只有一錢參 故參熱尤當發矣”命康命吉入診候 命吉奏曰，“曉診時左右三部 浮數而且實 今則稍降 而右脈則尚未大降 以臣所見 補則猶可 而決不可用涼劑矣”上曰，“今曉以後 尚未進食 而神氣則惺惺 口味則終不開者 何也”鎮曰，“神氣既勝 則口味自當漸開矣”上曰，“烟薰方 今日亦當試用乎”鎮曰，“今日則姑爲停止 更觀夜來動靜 而試之似好矣”上曰，“逍遙散 加入四物 予意則似爲當劑 卿等退而更議也”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曰，“俄伏承醫官所傳下教 則聖教果至當 膿血之若是多出 未必全是膿汁似是熱血之上升 隨潰自出而然 以此觀之 血分熱候之方盛 可以推知 遇涼之藥 雖不敢議到 以涼血清血之劑 平平調潤 未爲不可 更與諸醫 十分爛商 待明朝診筵後 議定湯劑計矣 朝後何所進御 而亦爲幾次乎”上曰，“食前則似少勝 而午後則口味頓變 全不可進食 純是熱證 而近無口渴之故 茶水亦不索飲 此亦可怪”命入龍 安神丸一丸 竹葉煎水入牛黃清心元一丸

* 同六月 丁丑

左議政沈煥之 問候 上曰，“運動則稍勝 而痛勢猶未快祛矣”李時秀曰，“寢睡果安穩乎”上曰，“昨夜亦未穩着矣”時秀曰，“水刺亦果頗進乎”上曰，“水刺終不善進 而元味略爲進御矣”煥之曰，“雖元味若類 則亦必有益矣”命沈鎮鄕允僑 傳藥 時秀曰，“臣雖眼昏不能詳知 而浮高處比昨 似尤低矣”鎮曰，“比之昨朝 所見顯有勝 意膿汁亦連爲流出 小衫多濕處矣”上曰，“烟薰方 則欲待差晚 而試之矣”時秀曰，“稍有涼意 湯劑姑置之 更待議定似好矣”召見藥院諸臣 沈煥之曰，“日色已晚 其間有進御乎”上曰，“俄進白苦茗米飲 而不能多飲矣”李時秀曰，“再昨以前 則腫處之浮高牽痛 極爲悶措 診察之際 不得歸重於治腫而今則腫氣幾乎差勝 更無他慮 熱候之往來升降 似是一時膈

火 而雖以平人言之 寢食若不安穩 則輒有煩鬱之症 況幾日靜攝之中 寢睡每至達夜水刺亦無所進 如是之際 真元之日漸微 勢所使然 熱候之添加 亦未必不由於氣虛之故 焦一日如此 則必添一分之熱 二日如此 則必添二分之熱 此豈不萬萬焦悶乎 今則涼劑之進御 既非可論 而必先調補真元 然後無名無根之熱 亦可有消滅之效 首醫及諸醫官之言 皆如此 故俄與議定藥名 而四物中熟朮 則代以乾朮 六君子中減半夏 八物湯中 添入陳皮一腫 此非峻補之藥 實是王道之制 臣之遇見 雖或誤入 諸醫之言 未必如是 錯料 自今日進御爲好矣”上曰，“以今煩熱之症 何可服此等藥耶”時秀曰，“此症則似是虛煩 而非實熱矣”煥之曰，“今則藥路 與昨日以前 大異矣”時秀曰，“臣等之意 初欲以瓊玉膏仰奉進御矣 今則此亦太緩矣”上曰，“然則當試服矣”時秀曰，“使提調出去 煎入乎”上曰，“今日則不可進御 明再明當更議”時秀曰，“今則湯劑之一日停止爲可悶矣”上曰，“卿等不知予自來氣稟而然矣 予本不能服溫劑 而至於陰濕之日 則尤不能進此等藥 其害必如期而至 授之以氣稟 參之以事理 今日則斷不可服矣”以今日氣 其何以進御此藥乎 閣臣之多年出入於近密者 必知予氣稟矣 時秀曰，“臣等之心 則一日停劑 誠不勝焦迫 然則先以瓊玉膏少許 香薷煎茶淡調以服 如無滯意 則稍多似好矣”上曰，“此側當更觀動靜 而平時一嘗瓊玉膏 則五六日不能進食矣 生脈散或勝於瓊玉膏耶”時秀曰，“然則以生脈散製入亦好矣”上曰，“無論生脈瓊玉 予意則以爲重難矣”時秀曰，“目下扶元之功 專在於涼劑 元氣若實 則客熱不期退而自退 今若未即議定 又過今日 則臣等之悶迫 尤當如何”上曰，“酬應亦難矣 卿等之意如此 八物湯 明日診筵 更爲稟定後進御 瓊玉膏生脈散間 亦更待下教好矣”召見藥院諸臣 上曰，“熱候尙來降矣”時秀曰，“俄者 烟薰方試用之後 沈鎮與諸醫官之言 皆以爲腫處比昨日 又不啻有顯效不出數日 餘毒亦可快祛云 臣等聞此 不勝慶幸矣”上曰，“果如其言耶”時秀曰，

“非但醫官之言 朝廷診察之時 以臣等之所見 頓勝於昨日 今則更無可慮 而沈水水刺之尚未復常 最為焦悶矣”上曰，“以湯劑事 卿等之纒纒力請 亦難許久相持 生脈散固當進御 而欲少試瓊玉膏矣”時秀曰，“臣等自初 仰請瓊玉膏而未蒙允許 故請進生脈散矣 今有進御之教誠萬幸矣”允大曰，“此藥雖入參料 而地黃倍之 故可謂涼劑 而氣稟之素冷者 不得服之矣”進瓊玉膏 召見藥院諸臣 上曰，“入來者誰也”時秀曰，“臣等即藥院三提調也”上又曰，“閣臣入來乎”時秀曰，“左議政 華城留守 京畿監司 禮曹判書 追後入來矣”時秀曰，“臣等之入來已久 而自上就寢矣”上曰，“其間稍久乎”時秀曰，“已過一吸烟頃矣”上曰，“前則寢睡後發熱太過矣 今似稍勝矣 烟薰方尚餘一次 而今已晚矣”時秀曰，“今日只試二次 亦何不可乎”上曰，“予則必欲滿數次矣”時秀曰，“瓊玉膏進御後 既無他症 今則溫補之劑 不可不越即議定 明日則當進八物湯矣”命製入聖傳膏烟薰方進瓊玉膏

* 同六月 戊寅

時秀曰，“昨夕入診時 自上似睡非睡 頗有昏沈之症矣 今所仰睹 亦似如此 夜來連為如此乎”上曰，“昨夜所經過 難以盡言矣”時秀曰，“今則湯劑議定 一時為急 請令首醫以下 診候焉”康命吉 柳光翼 李敬培 診候乾 奏曰，“熱氣則似稍除 而左右三部度數 俱似不足矣”時秀曰，“非但脈候 雖以臣等所見言之 臣基之委葡 萬萬焦悶 溫補之劑 不容少緩 今則八物湯猶為太歇 臣等當與諸醫 更議湯劑”上曰，“瓊玉膏 昨亦進服 而陰濕之日 難以見效矣”時秀曰，“瓊玉膏 本是緩緩調理之劑 非可以目下實效矣 一邊進量劑 而瓊玉膏間間調服好矣”上曰，“今則不可不用對症之劑矣”時秀曰，“其間水刺 則進御幾次乎”上曰，“口味尤不適矣”時秀曰，“湯劑當即議定 少退議入乎”上曰，“出坐外軒議入”時秀與諸醫 議定湯劑 持加減八物湯方文 讀奏 上謂命吉曰，“此藥滯則素

何”命吉曰，“元方中 即滅乾地黃 必無此慮矣”上曰，“今日當再服 人參二錢 姑以一錢改之好矣”命吉曰，“丁香五太多 當改以七枚矣”時秀曰，“昨聞沈鎮言 則瘧處下方 稍似堅硬之果然乎”上曰，“似然而亦未詳知矣”左議政沈煥之曰，“牽痛則夬愈乎”上曰，“此則愈矣 烟薰當更試耶”時秀曰，“姑待湯劑進御後 更觀動靜好矣”煥之等曰，“其間動靜若何”上曰，“只是昏睡矣”時秀曰，“寢睡大久 反有昏沈之候 妃此盛熱 此猶可悶矣 水刺進御幾何 而口味則何如”上曰，“尤不可食矣”時秀奉進湯劑 上進御仍就枕 時秀曰，“聖候雖難強作湯劑進御之後 則使扶腋 時時行步於房闈之內好矣”少頃 上曰，“臨政 政官事可悶矣 如有事關民事者 雖此時 頻頻稟處也”命煎入加味八物湯一貼 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奏進湯劑 上欲進御 旋教曰，“湯劑似少冷 更為溫來”進御上曰，“味甚好矣”時秀曰，“藥力猶為甚弱 午後更進之劑 則人參加一錢 又入乾薑似好矣”命吉曰，“聖候雖用三錢 未為不可矣”上曰，“亦何必驟加乎”時秀曰，“粟米飲 當自本院煎入 間間以米飲樣 進御似好矣”上曰，“此則置之”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曰，“俄間聖候若何”上似睡非睡 火不答 少頃 時秀又奏曰，“臣等入來矣 日熱如此 而寢睡太火 似有昏沈之候 少如提醒焉”少頃 又奏曰，“湯劑煎入何如”上曰，“似太數矣”時秀曰，“午刻已過 不可不趁此時 進御矣”上曰，“暑氣甚難 卿等出去 進八物湯”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曰，“湯劑二貼 進御後 果無他症乎”上曰，“別無他症矣”時秀曰，“烟薰方 當更試乎”上曰，“今當試之矣”時秀曰，“烟薰方 雖是瘧候當劑 而聖候昏沈之時 烟薰若或發散於房闈之內則恐或有妨神氣”柳光翼 沈鎮等 奏曰，“烟薰方 姑為時時間斷 徐觀動靜試用 亦無妨矣”命煎入人參五錢 重粟米飲 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曰，“寢睡之中 昏沈太過 湯劑今方煎入 暫為起坐進御焉”上曰，“置之”少頃 時秀等又請 上又若就寢 良久 時秀曰，“湯劑易冷 即為進御焉”上始起坐

進御 時秀曰, “方外醫人中 洪旭浩 姜最顯 最稱精明云 使之待今何如” 上曰, “唯” 進人參五錢重粟米飲 召見藥院諸臣 命煎入 人參一兩重粟米飲

* 同六月 己卯

召見藥院諸臣 左議政 沈煥之等曰, “夜來聖體若何” 上曰, “罷漏後 稍得成眠矣” 李時秀曰, “夜來有何進御乎” 上曰, “全無所進矣” 時秀曰, “參茶今方待令矣” 上不答 又奏曰, “參茶煎入稍久矣” 上進御 時秀曰, “趁早診好矣而方外醫 金逵淳 姜最顯等 亦待令矣” 上曰, “今世安有能知之醫乎 第招入也 逵淳最顯入來” 命吉等診候訖 奏曰, “元氣之不足 與昨一樣矣” 上曰, “湯劑當何以爲之耶” 命吉曰, “當用補劑 而兼爲溫 脾矣” 最顯等診候訖 奏曰, “脈度浮滑 而似有風氣矣” 上曰, “大體何如” 最顯曰, “大體則不足矣” 時秀曰, “臣等當退 與醫官議定湯劑矣” 命煎入加減內托散一貼 召見藥院諸臣 李時秀俸進湯劑 上曰, “誰藥也” 時秀曰, “姜最顯之所命 而諸議大體相似矣” 上曰, “五錢重乎” 時秀曰, “入參參錢矣” 上御迎春軒 上候已危劇 李晚秀請召洪旭浩 最顯診候 仍命藥院入侍三提調及閣臣 醫官康命吉等 方外醫煎縣監洪旭浩 俞正 最顯等進伏 上若有所教 諸臣諦聽 則即壽靜殿三字 壽靜殿 王大妃所御也 遂不能言 諸臣高聲奏曰, “臣等入來矣” 上不答 李時秀曰, “方外醫人李命運 今方待令 與洪旭浩等入診宜矣” 上無發落 時秀仍招入旭浩等進前 診候訖 命運曰, “脈度未敢詳知矣” 旭浩最顯 皆無所達 時秀請書榻教曰, “進御” 人參五錢重 粟米飲 連爲煎入 又請書榻教曰, “進御” 清心元二丸入之 又請書榻教曰, “進御” 蘇合元五丸 調薑湯入之 左議政 沈煥之等進前 高聲奏曰, “臣等待令矣” 上無答 仍連進參茶及清心元蘇合元 王大妃 以承傳色教曰, “今番上候 與先朝丙戌年症候相似 其時所進之湯劑 詳考用之 而星香正氣散 其時會進御見效 令醫官議進也” 都提調 李

時秀 令命吉議定 星香正氣散 副提調 曹允大 奉入星香正氣散 時秀奉進 以匙進湯劑 至數匙 或順下或吐出 又連進參茶及清心元 上不能進御 時秀又令命吉診候 命吉診候訖 退伏曰, “脈度已無可望” 王大妃以承傳色教曰, “上候似是風氣 而大臣閣臣不識相當之劑 只有違違之色 何也” 左議政 沈煥之回奏曰, “今則聖候已至大漸 天地罔極 更無可達之辭矣” 王大妃又教曰, “先朝丙戌 上候昏沈 經一晝夜 始乃回蘇 甲午又有此症 終臻康復今則上候之添劇 尙未許久 此何言也” 煥之又回奏曰, “方又連進當劑矣” 提調 金載瓚奉人參茶清心元 而上亦不能進御 都提調 李時秀入稟于王 大妃曰, “參茶清心元煎入 而今則萬無進御之路 天地罔極矣” 因失聲號哭 王大妃教曰, “予欲親自奉進 卿等暫退” 煥之等 承命暫退戶外 少頃 戶內有哭泣之聲 是日酉時 上升還于昌慶宮之迎春軒

IV. 考 察

1. 正祖의 病歷

앞에 提示된 資料는 正祖 24년(1800)6월 14일(乙丑) 부터 그의 臨終日인 6월 28일(己卯)까지의 病床記錄이다. 그런데 「實錄」에서 그 이전의 기록을 살펴 보면 正祖 17년(1793) 7월 4일 條에 “王의 頭癩面腫이 昨又 添劇하다.”²⁾ 하였으니 正祖의 癩候는 이 이전부터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어 同年 7월 16일 條에 “上候가 快復하다.”³⁾ 하였으며 이때에 方外醫 皮載吉이 單方膏藥으로 奇效를 보았다고 하였다.

또 正祖 18년(1794) 7월 13일 條에 “上の 癩候가 未平復이라”⁴⁾ 하였고 投藥記錄⁵⁾이 다음과 같이 보인다.

7월 14일	消暑敗毒散
7월 18일	加減二香散
7월 20일	加減正氣散

III. 總 括

正祖 24回 (1800)	診 斷	病 勢	投 藥	備 考
六月 乙丑日 (D+1)	六月十日前 부터 病候가 있어 傳貼藥을 계속 붙였으나 아직 효과가 없음. 醫官 白成一, 鄭允僑 診察	寢睡未便 傳藥處膿潰 毒氣減少 背部有核 似當成膿 多有頭痛 背部上氣 此由隔火	加減逍遙散	白成一은 熊脂膏를 鄭允 允僑는 荔枝膏 水桃黃을 권함.
六月 丙寅日 (D+2)	白成一: 幾盡成膿 而根則無之 隔火若降 則此症亦自快	頭部不大段 背部方欲成膿 上氣 薰熱	杏仁膏 白虎湯 二貼	都提調 李時秀曰 聖候全 是暑症 雖不得不進涼劑 而逍遙散 白虎湯 此有過 涼之慮
六月 丁卯日 (D+3)	貞操: 大體則膿少血多 似是血 分之熱 盛而然矣	白虎湯 服用後 便有熱候上升之 症 始自肩背遍及一身 即服寒冷 之物 始似少降 而今朝則比昨 亦似稍勝矣	四順清涼飲二貼 芩連茶調進 牛黃 膏 五丸 白虎湯 一貼	
六月戊辰 (D+4)			加減逍遙散三貼 芩連茶一貼	
六月 辛未日 (D+7)	召見藥院諸臣 命加減逍遙散 停止		乳粉托裏散一貼 三仁田螺膏 木麥飯	
六月 壬申日 (D+8)	康命吉: 脈候度數則均 而亦無 不足之候 雖似乳洪 而亦無腫 熱之著見者矣 柳光翼: 左右脈三部 俱爲均適 而臣則前此診候稍久 左邊肝脈 比前日 似稍大矣 玄必采: 脈候似稍大 而左右三 部均適矣 朴炫: 左脈則調均 右脈則乍有 沈數之候 而熱意則不至段矣	乳高牽痛 神氣昏沈	乳粉托裏散三貼 木麥飯 牛旁子甘草煎入	康命吉은 川烏黃栢赤小 豆를 等分하여 和酒傳貼 할 것을 권함 內醫院提調 李乘鼎은 傳 貼藥을 자주 바꾸어야 한다고 하였으나 正祖는 田螺膏를 붙인뒤 根處에 動靜이 있는 듯하여 오 래 붙여야 藥力이 透入 할 것이라 하였음.
六月 癸酉日 (D+9)	皮葦吉: 糯米飯傳貼後 膿出頗 多今則膿意方至何境耶 金漢柱: 今則可謂爛膿矣 白東圭: 膿出雖多 而尙未爛膿	牽痛少勝 僅進米飲小許	竹葉茶 清心元一 丸 貝母膏 香蒲 調中湯一貼 香蒲 飲一貼	
六月甲戌 (D+10)		膿出處外 左右牽直處處浮高 下 至脊骨上及髮際 其大或如硯滴	糯米飯 田螺膏	兔皮와 煙薰으로 效가를 보았다는 말이 있었음
六月乙亥 (D+11)		夜氣甚熱 不能着睡 膿出稍少	聖傳膏 烟薰方	沈鎭所製烟薰方 用鏡面 朱砂
六月 丙子日 (D+12)	康命吉: 曉診時 左右三部 浮 數而且實 今則稍降 而右脈則 尙未夫降 以臣所見 補則猶可 而決不可用 涼劑矣	寢睡之中 膿血自流 俄頃之間 幾過數升 膿血多出之後 中氣必 似虛懸 而不食自飽 全無事食之 念 亦可怪也 熱氣轉不堪	龍腦安神丸一環 竹葉煎水入牛黃 清心元一丸	
六月 丁丑日 (D+13)	沈: 比之昨朝 所見顯有勝 意 膿汁亦連爲流出 小衫多濕處矣 李時秀: 此症則似是煩 而非實 熱矣	運動稍勝 痛勢未快祛 前則寢睡 後 發熱太過矣 今似稍勝矣	聖傳膏 烟薰方 瓊玉膏	
六月 戊寅日 (D+14)	康命吉, 柳光翼, 李敬培: 熱氣 則似稍除 而左右三部度數 俱 似不足矣	昨夜所經過 難以盡言 口味尤不 適 昏睡	加味八物湯二貼 人蔘五錢重 粟米 飲煎入 人蔘一兩 重粟米飲煎入	
六月 己卯日 (D+15)	康命吉: 元氣不足 與昨一樣矣 發最顯: 脈度浮滑 而似有風氣 矣 李命運: 脈度未敢詳知矣 康命吉: 脈度已無可望 是日酉時 上升遷于昌慶宮之迎 奉軒	上候已危劇 遂不能言 呈香正氣 散 以趁進湯劑 至數匙 或順下 或吐出 又連進參茶及清心元 上 不能進御	參茶, 加減內托散 一貼 人蔘五錢重粟米 飲連爲煎入 清心 元二丸入之 蘇合元五丸 調羹 湯入之	

7월 23일 加味連翹飲
 7월 28일 加味逍遙散
 8월 1일 加味逍遙散
 8월 8일 回復

그리고 正祖 24년(1800) 2월 17일 條에 “上癰候違豫 昨晚以後 痛勢甚緊 以至徹夜 受鍼之後 膿血多出 痛勢即爲快祛”⁶⁾ 라 하였다. 이로 미루어 正祖의 癰腫은 근 10년을 앓아 온 痼疾이었으며 또 다음과 같이 주로 夏節인 6,7월에 크게 發作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正祖 17년(41세) 7월, 膏藥으로 치료
 正祖 18년(42세) 7월, 湯藥으로 치료
 正祖 24년(49세) 2월, 鍼으로 치료
 正祖 24년(49세) 6월, 再發하여 死亡

2. 正祖의 醫學知識

正祖는 朝鮮의 歷代 임금 가운데 醫學에 대한 理解와 知識이 가장 많았던 임금이다. 이는 그가 임금으로써 「壽民妙詮」이란 醫書를 지었다는 것으로 충분히 짐작된다.

그의 醫學에 대한 造詣가 어느 정도였느냐 여기서 그의 「壽民妙詮」의 序文을 읽어 봄으로써 足하리라 본다. “醫者 所以濟群生也 故曰 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醫顧可賤哉 我東風俗 恥從事於方術 此固崇儒之所致 而醫亦儒術證之一端 雖以宋朝治法之專尚儒術 太宗有新撰太平聖惠方 仁宗有新撰皇祐濟衆方 以及孫思邈沈括蘇軾 亦皆有成書 曷嘗如東人之賤而恥之哉 予自少耽看醫書 自丙戌至丙申 十歲無解帶時 其於脈訣藥性 自有所旁通者 然人稟之今古有異 東西之風氣不竝 古今醫書中 苟求其功於我東之用 某如陽平君許浚 東醫寶鑑一書 但其論理論方 相與錯雜 體例頗缺整齊 予稱經其例 撮其精華 又以湯液各方 別爲續編 以附之 名曰 壽民妙詮”

3. 醫療陳의 略傳

患者인 正祖 자신이 醫學에 상당한 造詣가

있어서인지 正祖의 癰候治療에 참여한 醫員數는 무척 많았다. 內醫院首醫 康命吉을 위시하여 白成一, 鄭允僑, 柳光翼, 玄必采, 朴焜, 李惟鑑, 金漢柱, 白東圭, 李敬培, 沈鎭, 金逸淳, 姜最顯, 李命運, 洪旭浩 등 16명이 동원되었으며 全州에 黃姓을 가진 醫人이 홀 통하다 하여 舉論되었으나 入診에는 미쳐 참여하지 못했다.

이들이 「濟衆新編」의 著者 康命吉을 제외하고는 모두 생소한 이름이나, 임금의 病患에 參診하였다는 사실 자체가 당시로서는 最高의 醫術을 가졌던 사람들이었음을 증명하는 것이다. 金斗鍾 박사의 「韓國醫學史」 朝鮮後期 醫人傳에도 그들이 正祖의 診療에 참여한 것이 중요한 경력으로 되어 있다. 매우 빈약하지만 참고로 同 醫人傳⁸⁾의 기록들을 옮겨 보겠다.

柳光翼, 英祖 52년 3월 上의 欠寧時 醫官으로 入診함. 正祖 24년 6월 醫官으로 議藥에 同參함. 皮載吉, 針醫, 腫醫, 正祖 17년 7월 正祖의 頭癰을 方膏藥으로 치료함. 正祖 24년 6월 正祖 崩御時 康命吉과 함께 視診議藥함. 純祖 即位年 7월 正祖昇遐의 책임을 물어 茂山에 유배됨. 洪旭浩, 儒醫, 正祖 10년 7월 藥房 都提調의 천거로 入診議藥함. 正祖 24년 6월 上候가 危篤하므로 前縣監이며 方外醫이던 洪旭浩를 불러 醫藥케 함. 順調 11년 8월에도 入闕하여 議藥에 同參함. 純祖 15년 2월 議藥의 功으로 戶曹參判에 임명됨.

康命吉, 昇平人, 初名은 命徽, 字는 君錫, 英祖 13년(1737) 丁巳生. 英祖 44년 戊子式年試 醫科에 登第. 內醫, 楊州牧使, 首醫 崇錄大夫知中樞府事. 正祖 18년 11월 首醫로 入診. 正祖

23년 12월 「濟衆新編」 8卷을 펴냄. 「通玄集」 5冊도 撰함. 正祖 24년 6월 王候가 위독하여 首醫로 入診하였으며 같은 해인 純祖 即位年 7월에 卒.

白成一: 醫官. 正祖 24년 6월 王后가 위독

하여 皮載吉, 康命吉 등과 함께 診療에 참여. 純祖 即位年 7월 正祖昇遐의 책임을 물어 楚山에 유배.

鄭允僑: 醫官. 白成一과 함께 正祖診療에 가담. 純祖 即位年 7월 渭原에 유배.

玄必采: 川寧人, 字는 聖彬, 英祖 22년 (1746) 丙寅生. 英祖 50년 甲午增廣試 醫科에 登第. 內醫. 同知證樞府事. 正祖 24년 6월 正祖診療에 참가.

李惟鑑: 全州人, 字는 寶三, 英祖 21년 (1745) 乙丑生. 英祖 44년 戊子式年試 醫科에 登第. 內醫, 知中樞府事. 正祖 24년 6월 諸醫와 함께 入診. 純祖 元年 11월 醫官으로 入診.

朴炆: 朔寧人, 字는 亮仲, 英祖 40년 (1764) 甲申生. 正祖 13년 己酉式年試 醫科에 登第. 內醫, 僉知中樞府事. 正祖 24년 6월 正祖診療에 참여.

李命運: 醫官, 首醫, 牧使. 正祖 24년 6월 正祖의 患候로 入診. 純祖 21년 3월 王大妃 昇遐時 醫官. 純祖 30년 5월 王世子가 薨하므로 楸島에 安置. 「醫宗損益」의 引用書目中 “本國醫官 李命運著 「櫻雲齋方」이라는 기록이 보임.

4. 他文獻의 證治

正祖의 癰腫治療의 경우와 비교하기 위해 「東洋醫學大辭典」에 나와 있는 癰의 診治를 보면 다음과 같다⁹⁾.

<病 證>

瘍瘍之小者 此證暑邪血熱所致 發候定處 大小不一 初起肌膚紅暈腫痛 日久出膿 膿盡收口 嬰兒在壞抱者 母子均易生之

<治 法>

- ① 大黃 朴硝 各等分爲末 醋調敷
- ② 菊花根搗汁 無灰酒沖服 癰在參身者 空腹

時服 癰在下身者 食後服

- ③ 二蠶時之桑葉 搗水塗之
- ④ 人乳調白麪敷之
- ⑤ 白木槿花煨存性 研末敷之
- ⑥ 枯礬研細 香油調敷之
- ⑦ 熱癰宣神效膏貼之
- ⑧ 頑癰久不出頭者 用巴豆半粒 同飯搗成 餅僉之 明日即出膿
- ⑨ 頭面紅癰 用大黃 遠志 等分爲末 豬膽汁調敷
- ⑩ 苦蕒菜梗折斷有白汁出 取汁搽之即消初起者尤效
- ⑪ 黃藥 眞川連 黃芩 各等分研末 醋調敷
- ⑫ 菊花葉搗汁 調白蜜敷之 用渣敷四圍 留頭不敷 俟毒水流盡即之消
- ⑬ 洞天鮮草膏貼之 一日即消 潰者竹愈
- ⑭ 頭暈目眩 口舌舌乾 心煩背熱 肢倦怠 倦者 宜荊防敗毒散 加 藿香, 黃連, 石膏

<豫 防>

宜用紫薇花 半茶鍾 煮精 肉食之 或於大小暑前 用連翹 花粉 赤芍藥 銀花 甘草 車前 澤瀉 各一錢 煎溫服

V. 結 論

여기서 朝鮮時代의 治腫醫에 대하여 간단하게나마 그 史的인 考察을 할 필요가 있다.

蔡炳允 교수의 「漢方外科」에 보면 다음과 같은 기록을 볼 수 있다¹⁰⁾.

* 朝鮮에서는 成宗 16년 이후에 治腫廳을 두었다.

* 金順蒙은 成宗때부터 中宗때까지 腫瘡을 針과 藥으로 치료하여 명성을 얻었다.

* 明宗때의 任彦國 또한 治腫醫로 有名하였으며 弟子와 함께 「治腫指南」이라는 책을 저술하였다.

* 宣祖때에는 全有亨이 外科疾患治療에 크

게 貢獻하였다.

* 顯宗때에는 治腫敎授을 겸한 御醫 白光鉉이 크게 활약하였는데 이는 任彦國의 手術療法를 傳受한 것이다. 특히 그는 孝宗妃 仁宣王后의 頂後髮際瘡와 肅宗의 喉腫 및 臍腫을 치료하여 이름을 크게 떨쳤다. 그의 學統은 아들과 弟子에 의해 高宗때까지 이어졌다.

한편 朝鮮王 中에는 文宗도 腫瘡으로 死亡¹¹⁾했고 正祖 다음의 王인 純祖도 臨終時 腫患¹²⁾을 앓았는데 이때는 茶山 丁若鏞 등도 불려와 치료에 가담¹³⁾하였지만 효과를 보지 못하였다.

이상의 자료와 正祖의 病床日誌를 아울러 미루어 볼 때 과연 朝鮮時代 治腫醫術의 水準이 어느 정도였는가는 실로 의문이며 앞으로 研究할 문제이다. 이 자리에서 지금 正祖의 癰候라는 특정 疾患을 놓고 그 치료의 得失을 논하는 것은 아니다. 여기서는 다만 過去の 臨床記錄을 충실히 정리 소개하여 이 分野에 관심을 둔 사람에게 하나의 참고자료를 제고하는 것뿐이다.

우리는 흔히 “東醫學의 科學化”라는 말을 쓰고 있다. 그런데 이 말의 紐帶에서 지금까지의 東醫學에 마치 非科學적이거나 했던 것 같은 느낌을 갖게 한다. 물론 西歐의 科學인 方法이 그대로 東醫學에 적용되는 것은 아니나, 분명한 것은 東醫學 역시 科學이라는 것이다.

우리는 食事を 할 때 수저를 사용하고 저들은 포크와 나이프를 사용한다. 우리가 사용하는 道具가 저들을 것과 같지 않다고 해서 식사라는 목적달성을 못하는 것도 아니고 불편을 느끼는 것도 아니다. 아니 차라리 더 편하다. 이미 수저라는 도구에 그 목적달성에 충분한 合理性과 效率성이 考慮되어 있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우리의 關心事는 東醫學 자체의 논리를 가지고 설명되는 모든 現象속에 숨어 있는 文法(grammar)을 찾는 일이다. 科學化

라는 말은 이러한 意味에서 쓰여져야 한다고 본다.

文法 規則을 찾으려면 모범적인 많은 例文이 있어야 한다. 本 考察은 이러한 必要에서 마련된 우리 醫學의 文法을 찾기 위한 하나의 例文일 따름이다. 또한 이는 어디까지나 史的인 考察에서 시도되는 外的接近(external approach)에 그친 것이니 그 內的接近(internal approach)은 불가불 해당분야 專攻人에게 미룰 수 밖에 없다.

註釋 및 參考文獻

- 1) 「朝鮮王朝實錄」, 正祖實錄, 正祖二十四年月乙丑-同年六月기묘條
- 2) 金斗鍾: 「韓國醫學文化大年表」, p.500에서 再引用, 서울 探求堂, 1981.
- 3) 前掲書 p.500.
- 4) 前掲書 p.500.
- 5) 前掲書 p.501.
- 6) 前掲書 p.504.
- 7) 三木榮: 「朝鮮醫書誌」 P.136, 日本 學術圖書刊行會, 昭和48年(1973).
- 8) 金斗鍾: 「韓國醫學史」 P.403~405, 서울 探求堂, 1979.
- 9) 謝觀: 「東洋醫學大辭典」 P.1129. 서울 高文社(影印), 1970.
- 10) 蔡炳允: 「漢方外科」 P.11, 서울 高文社, 1971.
- 11) “金循義 自內出曰 上종處痛苦 至夕稍覺膿汁流出 進豆湯”
「文宗實錄」, 文宗二年五月丁酉條.
- 12) “上候以腫患欠寧 命傳貼膏麥餅製入”, 「純祖實錄」, 純祖三十四年十一月 壬戌條
- 13) “副護軍 丁若鏞. 副司果 朴濟顏 精通醫理 素有名稱 幼學 林啓運 亦解治腫 多試見效...請並 今同參於診筵 從之” 「純祖實錄」, 純祖三十四年十一月甲戌條.
- 14) “科學을 일종의 社會的 產物로 보는 견

해, 다시 말하면 科學은 文化와 관련하여 社會의 기대에 따라 고취, 결정, 수정된다는 것이다. (Merton, Hessen, 小倉金之助, Weber, Marx, Freud, Zilsel Needham 등의 接近方法)", 金炳機 : 「韓國科學史」 P.12, 서울 二友出版社, 1982.

15) “科學을 천재적인 몇몇 學者들의 노력에 의한 產物로 보는 견해, 다시 말하면 科學은 과학자 자신의 態度方法 見解에 따라 고취, 결정, 수정된다는 것이다. (Koyre, Collingwood, Burt, Butterfield, Kuhn, Hall, Westfall 등의 接近方法)” 前掲書, 같은 페이지.